



Jorge Luis
Borges

Prólogos con un prólogo de prólogos

序言集以及序言之序言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著

林一安 纪棠 等 译

序言集以及序言之序言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著

林一安、纪蒙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orge Luis
Borges

Prólogos con un prólogo de prólogos

序言之序言

我认为，并不需要说明“序言之序言”不是一个希伯来文最高级的短语，一如“歌之歌”¹（路易斯·德·莱昂²就是这么写的）、“夜之夜”或“王之王”之构成。这仅仅是托雷斯·阿杰罗出版社³将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七四年间散刊各处的序言编选成集后，排印在书前的一页文字。不妨说，这是一次序言的平方。

大约在一九二六年，我迷上了一本散文集（书名我就不提了）。也许是为了让我们共同的朋友吉拉尔德斯高兴，瓦莱里·拉尔博⁴对该书丰富多样的题材大为赞赏，认为独具南美作家特色。这件事确实有其历史根源。在图库曼⁵大会上，我们决定不再当西班牙人；我们的任务是，像美国一样，建

立一种不同的传统。在那个我们已经与之脱离的国家寻找传统，显然是有悖情理的；而在一种想象中的本土文化中寻找传统则更是不可能的和荒谬的。但我们却命中注定挑中了欧洲，特别是法国（就连美国作家爱伦·坡，也是由波德莱尔和马拉美介绍，来到我们中间的）。除了血统和语言这两种传统，法国比任何一个国家对我们的影响都大。据马克斯·恩里克斯·乌雷尼亚⁶的意见，墨西哥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是现代主义的两大首府，它革新了种种不同的文学，而西班牙

1 指《圣经·旧约》的《雅歌》。

2 Luis de León (1527—1591)，西班牙作家。曾翻译并评论《雅歌》。

3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出版社。

4 Valery-Nicolas Larbaud (1881—1957)，法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

5 阿根廷北部的一个省。1816年拉普拉塔河联合省国会在此宣布脱离西班牙，国家独立。

6 Max Henríquez Ureña (1886—1968)，多米尼加诗人、评论现代主义的学者。为多米尼加作家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的胞弟。

文则是其共同的工具；但如果没有雨果和魏尔兰，则是难以想象的。后来，现代主义越洋过海，启发了西班牙许多杰出诗人。在我的少年时代，不懂法文几乎被认为就是文盲。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从法文转向了英文，又从英文转向了无知，其中包括我们对自己使用的西班牙文的无知。

在校订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在那些今天被人理直气壮地遗忘的书里，洋溢着一种热情。纳粹主义之父卡莱尔的烟与火，还没有完全构思好《堂吉诃德》第二部的塞万提斯讲的故事，法昆多的天才神话，沃尔特·惠特曼声震新大陆的宽厚嗓音，瓦莱里令人愉快的技巧，刘易斯·卡罗尔的梦中棋局，卡夫卡爱利亚学派式的迟缓，斯维登堡笔下巨细靡遗的天国，麦克白的喧哗与骚动，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笑容可掬的神秘主义以及阿尔马富埃尔特无望的神秘主义，都在这里听到了回声。我重读并审查了全部序文，但昔人与今人

已不可同日而语，谨请允许我补作几条后注，对前文所述，一置可否。

据我所知，至今尚未有人就序言提出一种理论。没有理论，倒也不用伤心。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在微弱多数的情况下，序言近似于酒后的致词或者葬礼的悼词，不负责任地极尽夸张之能事，读之令人怀疑，但又认为此乃该类文字之惯常做法。也有一些别的例子（让我们回忆一下华兹华斯附在他的《抒情歌谣集》第二版正文前的那篇令人难以忘怀的论文吧）是来阐明和论证一种美学的。蒙田散文那动人、简练的前言并不是他令人钦佩的作品的令人钦佩的篇幅。许多未被时间忘却的作品的序言是正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一千零一夜》里（或者按照伯顿的意见，叫做《一千零一夜之书》），那个讲述国王每天上午杀王后的第一个故事并不亚于以后讲的故事；那一长溜朝圣者，虔诚地骑在

马上讲述的参差不齐的《坎特伯雷故事》，很多人认为马队游行是全书最生动逼真的故事。在伊莎贝拉时代¹的舞台上，序言就是演员介绍剧情的开场白。我不知道提一下卡蒙斯²怀着如此幸福的心情提及史诗中仪式般的召唤“我要说的是战争和一个人的故事”³，是否合适：

武器和英勇的男爵。⁴

只要全书安排得当，序言就不是祝酒词的次要形式，而是评论的一个侧面。不知道我这些汇集了这么多看法、写作

1 指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1451—1504）当政时期（1474—1504）。

2 Luís Vaz de Camões（1524—1580），葡萄牙诗人、作家。

3 原文为拉丁文。出自《埃涅阿斯纪》。

4 原文为葡萄牙文。

时间拉得又这么长的序言，别人是看好还是与之相反。

在审读这一篇篇已然忘却了的稿子的时候，我产生了策划另一本更加有味儿、更加好的书的念头，把它献给愿意实施我这一打算的人。我想，这要求更加干练，更加锲而不舍的人来完成。大概是在一八三几年吧，卡莱尔在他的《旧衣新裁》里煞有介事地说，一位德国教授把一部有关服装哲学的学术著作交给了印刷厂；而他把该书的一部分翻译了过来，作了评论，还做了一点修改。我正隐隐约约地看到的我这本书，性质也是类似的。它将收编一系列并不存在的书籍的序言，也会包含这些可能存在的作品的大量例句引文。有些情节设计并不太支持勤奋的写作，反倒鼓励构思闲适之作或者无拘无束的对话；这种情节会是一些没有写出的文章的不可触摸的养料。或许，我们要给一位吉诃德或者吉哈诺作序，他压根儿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梦想成为被巫师团团围住的卫

士的一个可怜人物呢，还是梦想成为可怜人物的一个被巫师们团团围住的卫士。当然，戏仿和讽刺，最好还是回避；而内容的安排也必须是我们的思想能够接受、愿意见到的。

豪·路·博尔赫斯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布宜诺斯艾利斯

林一安 译

目 录

i_ 序言之序言

1_ 阿尔马富埃尔特《散文与诗歌》

13_ 伊拉里奥·阿斯卡苏比《保利诺·卢塞罗》
《雄鸡阿尼塞托》《桑托斯·维加》

25_ 阿道弗·比奥伊·卡萨雷斯《莫雷尔的发明》

31_ 雷·布拉德伯里《火星纪事》

37_ 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坎伯《浮士德》

46_ 托马斯·卡莱尔《旧衣新裁》

50_ 托马斯·卡莱尔《论英雄》，拉尔夫·沃尔
多·爱默生《代表性历史人物》

61_ 卡列戈的诗

66_ 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训诫小说》

74_ 威尔基·柯林斯《月亮宝石》

- 78_ 圣地亚哥·达沃韦《死神和他的衣裳》
- 83_ 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
- 101_ 高乔人
- 108_ 阿尔韦托·赫尔丘诺夫《回归堂吉诃德》
- 112_ 爱德华·吉本《历史与自传选编》
- 125_ 罗伯特·戈德尔《火的诞生》
- 129_ 卡洛斯·M·格伦贝格《犹太诗草》
- 137_ 弗朗西斯·布雷特·哈特《加利福尼亚画卷》
- 143_ 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评论集》
- 151_ 何塞·埃尔南德斯《马丁·菲耶罗》
- 174_ 亨利·詹姆斯《谦卑的诺斯摩尔一家》
- 179_ 弗兰茨·卡夫卡《变形记》
- 185_ 诺拉·兰赫《街头黄昏》
- 189_ 刘易斯·卡罗尔《作品全集》

- 196_ 马特雷罗
- 203_ 赫尔曼·梅尔维尔《巴特贝》
- 208_ 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叙事文与诗歌》
- 222_ 阿蒂略·罗西《中国水墨画中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 226_ 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缅托《外省忆事》
- 235_ 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缅托《法昆多》
- 246_ 马塞尔·施沃布《童子军东征》
- 250_ 威廉·莎士比亚《麦克白》
- 262_ 威廉·香德《酵素》
- 268_ 奥拉弗·斯特普尔顿《星星制作者》
- 272_ 斯维登堡《神秘主义著作》
- 290_ 保尔·瓦莱里《海滨墓园》
- 299_ 玛丽亚·埃斯特尔·巴斯克斯《死亡的名称》
- 303_ 沃尔特·惠特曼《草叶集》

阿尔马富埃尔特《散文与诗歌》

五十多年前，每逢星期天，有一个恩特雷里奥斯¹青年总到我们家里来。他在书房那蓝光幽幽的煤气灯下，朗诵长长一大段诗句。那诗句老是没完没了；再说，又听不懂。我父母的这位朋友是个诗人，他心爱的主题往往是郊区的穷人。不过，那天晚上朗诵的诗不是他创作的，涉及的范围好像是整个宇宙似的，这些情况我要是说错了，倒也不奇怪：也许，不是星期天，而是一个星期六；电灯也已经取代了煤气灯。我可以肯定的是，突然一下子向我展示了这么多诗。直到那天晚上，对我来说，语言只是一种交流的手段，一种传递信号的日常机制。埃瓦里斯托·卡列戈给我们朗诵的阿尔马富埃尔特的诗歌向我显示，语言还可以是一种音乐，一种激

情，一种梦想。豪斯曼²曾经写道，诗是我们的血肉能够体会到的东西。我第一次对这种奇特而又神妙的激情的体验应归功于阿尔马富埃尔特。后来，别的诗人以及其他的语种不是使他黯然失色，就是使他模糊不清了。雨果就被惠特曼抹去了光辉，而李利恩克龙³则让叶芝逼得不见了踪影。不过，在瓜达尔基维尔河⁴以及罗讷河沿岸一带，我依然记着阿尔马富埃尔特。

阿尔马富埃尔特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总近似于一种嘲讽；然而不容我们怀疑的是他诗中那不可理解的力量。我一向对这种内在才德的悖谬或问题感兴趣，尽管它有时候是用一种低俗的方式来打开路子的。在我至今尚未写过、以后也不打算写、然而却会以某种方式来为我辩护、哪怕是虚无缥缈或理想完美的那些作品里，会有一本题为《阿

1 阿根廷东部省份。

2 Alfred Edward Housman (1859—1936)，英国诗人。其抒情诗以朴实的文字表达了浪漫主义的悲观情绪。

3 Detlev von Liliencron (1844—1909)，德国诗人，诗集《列官驰马行及其他》成为抒情诗复兴的起点。

4 西班牙的一条河。

尔马富埃尔特的理论》的书。一份份留有昔日笔迹的草稿证明，从一九三二年起，这本假想中的书就对我登门拜访了。说起来，这本书大约有一百页上下，八开纸；但说得太多，可就夸夸其谈了。这本书究竟是否存在于由各种可能的事物构成的这个静止而奇特的世界，谁也不必计较。我现在要作出的结论可能等于让人记住，随着岁月的流逝，留下的是一本有分量的书。而且，它那种没有写就的书籍的状况反倒更为合适。作家的文字不如作家的思想会成为引人注意的主题，而作品的语言符号也不如作品的内涵会成为引人注意的主题。早在阿尔马富埃尔特总体理论之前，我就对佩德罗·博尼法西奥·帕拉西奥斯¹作了一番独特的论述。他的理论（我急于想肯定这一点）可能与上述论述相去甚远。

帕拉西奥斯在其漫长的一生中，是一位纯洁无瑕得出了名的人。人的爱情和共同的幸福似乎激起他一种无可名状的愤怒，以一种轻蔑和严厉责备的形式表现出来。关于这一点，

1 Pedro Bonifacio Palacios，即阿尔马富埃尔特。博尔赫斯此处指的是诗人早期理论。

读者可以查询博纳斯特雷那部有争议的著作（《阿尔马富埃尔特》，一九二〇年），以及安东尼奥·埃雷罗初试锋芒的批驳（《阿尔马富埃尔特与索伊洛》，一九二〇年）。再说，阿尔马富埃尔特本人的论证比任何其他争论都更具价值。我们再来读一读他创作的题名为《在深渊》的第一部诗集的最后几段十行诗吧：

我就这么个条件，

你准会说坏话；

因为你这一辈子，

得忍气吞声过活。

我是灵魂，是异象，

又是魔王的兄弟。

我像他一样威严，

又骂又吼耍脾气。

我头上重重坠下，

捞取功名的咒骂！

我是一片棕榈林，